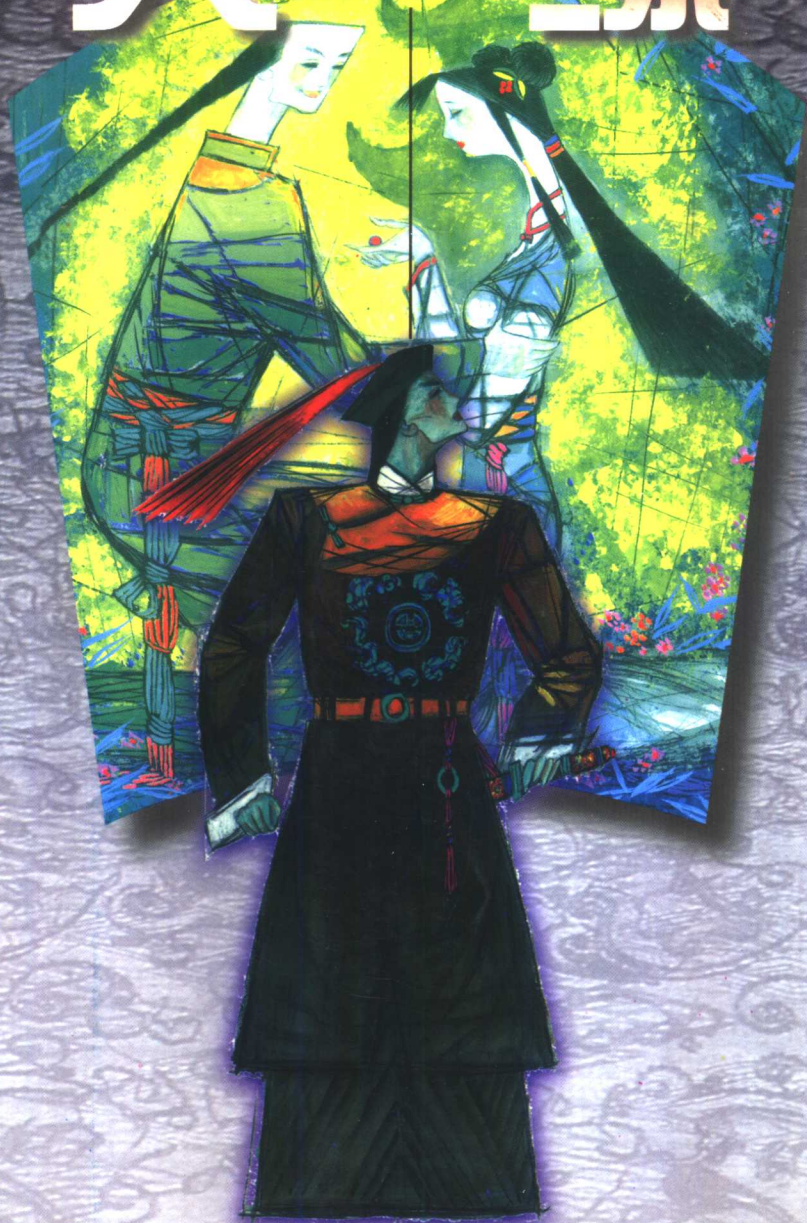


天缘

魏润身 著
北京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缘/魏润身著. - 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7

ISBN 7-200-03153-4

I. 天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2983 号

天 缘

TIANYUAN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625 印张 285 000 字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 000

ISBN7-200-03153-4/I·451

定 价:14.00 元

1

骑在阿玛为他新买来的小马上，纳兰性德倏忽觉得自己长高了。春天拉弓时还是原地不动地立射，现在他已经能在飞奔的小马背上搭箭了。驰射虽然很难，眼瞄不准手把不稳，前几天一紧张还从颠簸的马鞍上摔下来，好疼嗽。可是阿玛却毫不放松对他的训练，女真人入关平天下，靠的全是马上功夫。

他没怵，本来心里就喜欢。

每天，净业湖还映不出一丝晨光的时候，他就身背弓箭骑着小马走出家门，沿着湖岸向西绕到后花园北的一座土城下搭弓引羽，习武练功。

阿玛不同来的时候便叫两名仆人随侍，纳兰性德不要他们惺惺惜惜一惊一乍总跟着。一个人好玩儿，每天一个人把阿玛教授的功夫用心演练，干吗旁边老戳着叫好的，箭射偏了也叫好，难道失误也该喝彩吗？

残破的土城建于金代，名副其实的断壁残垣，起伏败落凸

凹不平。每天他射的箭洞就有上百个，密密麻麻百孔千疮。休息时看着这道土城，上面仿佛镂空出许多湍流峻岭，每天还在变化着，多一孔箭洞就织幻出一幅新的图景，云蒸霞蔚花鸟虫鱼，比家中的花园还美。奇异的是看久了还能联类浮现出驿道烽火，阿玛告诉他西域有漫长的驿道与永不熄灭的烽火，那是多么雄伟壮观呐。

漫长的驿道，连绵的烽火，长大他能身临其境吗？常常幻想着，铁马金戈但愿不是梦。

今天，他来到土城前下了马，掏出大白重新标出一个比往常缩小了的圆靶心，径长不过半尺多，然后持弓上马自东向西，奔突着搭弦引羽——嗖，一箭飞中靶心内。拨过马头往回返，又一支箭射出去，仍然中靶心，两支箭紧紧地贴住了。

好运气，他来来去去整五趟，十矢中的，箭无虚发，今天一箭没射偏，成为一束深浅都是一样的。

翻身下马跑向土城，他双手握箭“嘿”地一声把它们拔下来。好不得意，阿玛要亲眼看见多好哇。

厉害，真厉害，他情不自禁跳起来。

“哼！”

一声轻轻的嗤鼻声，不屑。

哎，他四下环视没有人，是不是耳朵听差了？静静地逡巡好半天，恍然发现断墙上露出半个脑袋来：“谁？”

“厉害什么，耍箭。”一张团团脸露出来，脏兮兮，原来是个大孩子。

耍箭？除了阿玛从来没人说他的箭术糟，这个脏孩子竟然敢说他的箭“耍”，新鲜。

“你下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射几箭我看看。”

那个趴在城头上的大孩子果然撑起身，挺着凸凹的墙壁下来了。一身粗布衣裤破了好几处，看那神态、脸型不像是女真族。

“不怕我把你的马骑跑了？”大孩子比他高一头，但那顽皮狡黠的眼神依然是孩子，大不了也就十几岁。

“我不怕，你射吧。”他不怕，南面花墙就是自己家，一声呼唤家奴就会四面包抄把他截住的。

大孩子扬胯上马，俯身把他那张小弓和箭壶要过来：“不用躲远，看我射箭。”

纳兰性德又气又怨，好大的口气，自己站在箭靶一侧还用躲远，你要一箭射偏，我的小命不就完了！

他几步走到花园后墙站直了：“别吹牛，你射几箭我看看。”

大孩子冲他眨眨眼，策马到东面突然拨过头，哒哒哒地冲过来。只见他手中的弓虽然拉开却往下压，直到与靶子快成一条直线时，才蓦地转身双肩一闪两臂一舒——嗖，箭从身后飞出正中靶心，瞄准只在刹那间。

小小的纳兰性德怔住了，阿玛也没这么射过箭。

大孩子的奔马又从西面冲过来，还是一个反转身，左手搭箭右手推弓，两面开弓射出了第二箭。依然正中靶心，张弦引羽仍在一瞬间。

眼花缭乱。

这个脏兮兮的孩子马上功夫非同一般，他的骑术箭术真厉害。

来去五趟也是十箭，都中靶心可他射出十种姿势来。尤其是足插马镫金鸡独立的那一箭，离弦之前大孩子转了头，竟然没用眼睛看。

神奇的箭术，没多一个箭孔，十支箭原封不动嵌入纳兰性德刚刚穿出的孔洞中，岂止是正中靶心，这不是阿玛说过的

“顶针”吗，只有精绝的箭术才能“顶针”，太不一般了。

纳兰性德上下打量已经跳下马来这个大孩子，方方的脸庞，牙很稀，胳膊瘦瘦的，手掌却又糙又短又厚实。摸不透，阿玛不说穷文富武吗，此人一身褴褛脏脏兮兮，怎么也练得一身好功夫？

不，女真人的马上功夫是独一无二的，面前的这个孩子比他大，自己才刚刚学会骑马，不公平，他还不到七岁呢。

“你会相扑吗？”他撇撇小嘴，不服气。

“格斗擒拿散打攒跤我都成，只是不能跟你比。”大孩子用手揉鼻子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太这个啦。”对方掐出一个小指头，“一丢丢哇。”

“你别狂，看掌！”

说话间，纳兰性德分开两只小手，直奔对方领窝掏来。阿玛教过他几趟拳脚扑跤，这双手扼颈名为“一力降十会”，是直取咽喉的力招。想不到大孩子退后一步早已明了他的用意，灵巧地向左侧一闪腰，身随步转，竟然站在纳兰性德的后面，举右手伸出一个指头，轻轻照他后背一点，令他哐哐哐几步踉跄，险些栽到一个土坑里。

“你欺侮人！”

纳兰性德凭着柔韧与轻巧竟没摔倒，他抗住翘起手一撑地，一个前滚翻又站起身，回头跨步又向对手奔来。想不到大孩子只是稳稳一蹲，举起厚实的手掌一挡，眼看要切到他的下腹上，纳兰性德手疾眼快双拳向下一砸，对方却借力使力单掌顺势一沉，然后翻腕向上一抖，忽悠悠，纳兰性德犹如从棕床上蹦起，全身倏忽间腾空高悬，耳梢已擦到身边的树枝，刹那间身心都不由自己了。

瞬时他想到挨摔，要死，因为他被弹得老高！出于本能他

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紧紧地闭住眼睛把脑袋抱住，万也想不到，只是一场虚惊，他悠悠地落下来，被两只胳膊接住了。

“小公子，别叫唤，我不会伤着你一块皮，嘻嘻嘻……”

他像从梦中醒过来，皱着眉头睁开眼，大孩子抱着他，一口黄牙稀稀的。

“你不要接我，咱俩还没比完呢！”他又羞又恼，伸手抓住对方的耳朵，一跃身子从对方怀里滚出来。

“哎哟！……”大孩子被揪得猛一叫，想不到四下呼地窜出一帮人，七手八脚将他捆上了！

——阿玛！

——家丁！

纳兰性德先是一惊，想不到阿玛带领众奴仆从后花园赶来了。来得正好，自己拧了野孩子的耳朵，不来人说不定要遭殃呢。

哎呀，刚才的一切阿玛他们都看见了，自己的样子真丢人哦！

阿玛俯下身来搂住他：“冬郎，你摔疼了？”

“没，没有哇……”又委屈又羞赧，这个野孩子是可恨。

阿玛蹲在地上抚住他的肩，回头瞥瞥大孩子轻轻招呼家丁说：“把他吊起来。”

大孩子早被踹了好几脚，歪在地上大声叫：“我真没打他，不信你们看，他一点儿肉皮没伤到。”

“给我打。”阿玛冷冷地站起来，走到被吊在树上的大孩子面前，用手中的折扇点着他的脑门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他转身，亲亲地抚着纳兰性德的脑袋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哇……”

“你知道这宅院是哪家的？”他又指指身后的明珠府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打，给我打。”

嗖、嗖、嗖……

“啊”、“啊”、“啊……”

藤鞭抽碎了大孩子的烂衣衫，每一鞭都使皮肉泛起一道血印、紫痕，尤其抽得没头没脑，大孩子的脸肿了，眼封了。

纳兰性德渐渐觉得鞭声叫声都刺耳，他不敢睁眼看，惩戒刁民是常有的事，可是这次太狠了，再说他不过是个大孩子，再说他抛起自己又接住，再说他真的没打他，再说他的武艺真真的很棒呀。

“阿玛……”他突然拽住阿玛的手，“别打了，太疼啦……”

阿玛收颌看看他，轻轻捋起他的辫子摇摇头，扬扬眉毛又压低了：“不，接着抽，使劲，再使劲！”

嗖，嗖，嗖……

鲜血淋淋，大孩子的嘴角、眼角、鼻孔都被抽破了，出血了。

纳兰性德再也受不住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“别打了，我怕哟……”

“把他抱回去。”阿玛并不再看他。

他被两个家丁抱起来往回走，可嘴里还是哭叫着：“别打了，别打啦……”

回到府中他哭得手脚抽了筋，迷迷糊糊发了烧，耳畔嗡嗡着几天没清醒，仿佛老听得见那嗖嗖的藤鞭声。

第六天，他清晨起来全身刚觉松爽，正要出门继续练习骑射，阿玛带着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——

咦，这不是那个被吊打的大孩子？他没走？阿玛又把他带来干什么？

“冬郎，他叫刘旺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枪棒箭矢师傅。”

师傅？吊打半死怎么又成了自己的师傅？他看着阿玛那郑

重的神色，再看看刘旺那肿胀未消的伤脸，奇怪，阿玛到底怎么想的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“不必行拜师礼了，当着我的面，叫他一声刘师傅。”

他懵懂着再端详面前的刘师傅，阿玛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青布衣裤和矮靰鞡，英武之中两只不大的眼睛依然顽皮狡黠像个小孩子。想想那天射箭、比武，他的功夫真好，心地也善，明明抛起自己又接住了，平白无故挨那么一顿暴打，多冤枉，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错处哇。跟他学武艺当然好，还能在一块儿玩耍，小师傅比他大不了许多。

“师傅。”他脆脆地叫了一声，带着惊喜与疚愧。

“明大人，师徒不平辈，让他管我叫旺哥就成了。”刘旺怯怯地不敢抬头。

“不，还是叫师傅。”阿玛约法三章，让他两人教学共长疏于嬉戏，每隔半年他就要检验一次，谁也懈怠不得。

纳兰性德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打心眼里佩服刘旺的功夫，自己要是也有这样的身手，将来当一名驰骋疆场的武士，一切外虏都会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的。

只是一件事不明白，阿玛的变化太奇怪。那天眼见阿玛心疼地抚着自己的发辮和小手，抬眼又见他满脸峻青，一双大手在哆嗦，阿玛气疯了恨疯了，可是——

不明白。

当晚，他禁不住又到阿玛的书房去问他，到底为什么，阿玛的变化实在让他不明白，太大了。

阿玛双手一按膝头说：“汉人的文治武功不比我们差，只是汉人皇帝昏庸，本是他们的天下被我们打败了。”

从来没听过这种话，满族人不是高人一等，他们正黄旗更是满八旗中的人上人，阿玛怎么夸赞起汉人的文治武功？新鲜。

“那您为什么还要毒打他？”

“这就是韬略，毒打是打出他的驯服他的奴性，让他深知自己是奴才，然后再教你习武，为我所用。”

哦——，怪不得阿玛专门结交汉官，原来里面深藏着韬略，阿玛真聪明真机灵还真——还真有点儿那个呢。

2

想不到当起师傅的刘旺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每天早上，刘旺把两个重重的砂袋绑在纳兰性德的小腿上，强迫他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跳，直到精疲力竭之后，再让他双手撑地在土墙根下拿顶、拉肩、下腰。

这叫什么练法？男儿会使枪棒，骑射娴熟不就叫有了马上功夫？刘旺这种练法让他每天筋疼、肉疼，连骨头跟心都一块儿疼。小小的他心疼，每天练完后猫不下腰抬不起腿，从内心向外放散出的疼痛使他几次向阿玛哀求不练了，好担心，再窝腰再压腿他嫩嫩的骨头会折断。

阿玛每次都摇头，不答应。

整整半年，他才从剧烈的疼痛中稍稍解脱。腰腿、双肩、肘腕的韧带都抻开了，松快，全身有了松快的感觉，一天不练反而难受，这样的变化连他自己都奇怪。

刘旺真的很厉害。

每日督他练功的时候，刘旺细眯的两眼熠熠闪光，冷厉得有些残酷。踢、踹、掐，种种歹毒的惩罚都尝尽了。奇怪的是他把泪水都咽进肚子里，没告挨罚的状，因为他佩服旺哥，每天都看得眼花缭乱，刘旺的功夫像传奇又如神话一般呢。

在三尺见方的平地上，刘旺能原地不动地折四十个小翻，腰软得像面条。

一个趺子一个后提，紧接一个“扔人儿”，他腾身上了土城，

轻捷得像一只猴子。

一个蛮子从土城上翻下来，轻轻巧巧落地无声，他飘得又像一片羽毛和秋叶。

旺哥告诉他，只要吃得下苦，把全身的骨节拉开，把腰腿的筋腱练韧，跌打翻扑飞檐走壁只不过是甩头、拧腰、提气、立颈、带肩的事，手到擒来。

钦敬，羡慕，惊诧，向往——使他小小的躯体内生出一股抗力，你成我也成，你会我也要会。

刘旺手上的功夫更厉害。

他那短短的手指叉开，奋力一杵竟能把土城捅出五个窟窿来。单指钻砖尤为一绝，不消片刻方砖便会在飞扬的粉末中穿出一个洞。

纳兰性德纳闷儿，他那短短的指头怎么像木钻？

你也成，旺哥告诉他。

比下腰压腿还疼吗？他渴望却害怕，嫩嫩的指甲会不会掀掉了？

两股劲儿，功到自然成。刘旺冷厉的目光中蕴积的全是劲儿。

真练还挺好玩儿的，并不疼。

土城下准备了一桶水，每天练完骑射之后，刘旺就让他叉开五指往水里戳。这还叫练功？手指戳入水中滑润软溜溜，戳到七、八百次指尖才稍稍有点儿麻胀，比拿顶下腰压腿舒服千百倍。

十天之后木桶内换了玉米面，他又戳。扑扑扑更好玩，面尘腾起来，手指手心干干爽爽像抚沙，痒痒得他满怀温馨更好玩。

——真的换了一桶细砂。

每戳一次稍稍有些费力，但指与砂的碰撞磨擦并不疼，快

速的戳插只令他的腕子有些酸。额头上淌下汗来也痛快，长劲了，浑身燥燥的。

直到一个月后戳插起粗砂、青豆，他才发现指尖、掌背都生出一层薄薄的茧子。真正觉出疼来是一天用青豆练完之后，中指、食指的甲床处撕脱开来渗出血筋儿。当时根本没在意，回府晨读抄写诗书，一握笔杆才觉出指尖疼。尤其是悬肘行书时指尖胀，控得疼。他用舌尖舔舔伤处摇摇头，没关系挺得住，比腰酸腿疼强多了。

戳完青豆他问刘旺，掌上的功夫还要练多久。刘旺抬手扑地又在土城上戳出五个洞，问他敢吗，成吗？要敢要成自然功夫在身了。

他不敢他不成，青豆在桶内毕竟有缝隙，能松动。

刘旺又给他换上一桶蚕豆大的鹅卵石，旺哥自己先扑扑扑地随意戳插，就像是戳面戳水，哗哗哗的石头一胀一缩的。

他也没怵，连能松动的鹅卵石都戳不进，怎能在墙上砖上杵窟窿？他又开小手拼尽全力往下一戳——咦，瞬间麻了一下马上就适应了。接下来再戳更不怕，掌心十指攒足了力气怕什么。在石头中一戳一抽使得上劲儿，真高兴，大人都没他这两下子。

阿玛到土城来看过两次戳石头，每次都满意地点点头。

他自己也得意，阿玛都没有这样的掌上功夫呢。

刘旺告诉阿玛这叫铁砂掌，铁砂掌就是在铁砂中反复戳抽练成的。因为明府没有铁砂他就用了石砂和石头。

戳插鹅卵石要累得多。每天，刘旺让他戳插上千次，上千次的戳插使他的胳膊酸疼双腕肿胀指甲劈裂。他甚至觉得毯子功倒好学了。抻开筋后的毯子功轻轻飘飘好舒展，而指尖腕子的疼痛火辣辣隐隐约约绵延不绝，疼得他握不住笔翻不开书，掌上功夫比毯子功、马上功夫难多喽！

一天，他随刘旺来到土墙下的木桶前，看着那些光滑圆润的石头真怵了，自己的小手都变了形，手指干吗非跟石头碰？不练这招铁砂掌了，十八般武艺何必非要样样通？

刘旺齧着稀稀的门牙对他说：“今天再练半天，你的掌上功夫就学成了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天天被逼练掌，他知道旺哥哄骗他，旺哥知道他怵了。

“我从来不骗人，”刘旺的眼神好认真，“不信你把明珠大人请过来做证。”

请阿玛？刘旺在阿玛面前一向谨小慎微的，这话不是在骗人。

“再练一回我也能用指头钻砖了？”

刘旺郑重地点点头。

“真发怵，我怕疼。”

“三个月都过来了，再疼一次怕什么。”

“真的就这一次了？”

刘旺又一次点点头。

也可能刘旺会魔术，对，他不是会练轻功气功吗，肯定他给自己的指头发功了，再吹口气铁砂掌就练成了。干，千万次的戳插都过来了，这最后一次还怕什么！

他定睛看看桶内的石头，吸足一口气，绌起袖子又开五指发力向下——啊！……巨痛使他眼冒金星双腿一软栽倒了。

岂料刘旺伸手把他那右手腕子拎起来，在他面前一抖说：“睁开眼，看，你看看！”

他全身抽搐着睁不开眼，好容易大汗淋漓着撩起眼帘，天，五个手指缩短了一截，竟然戳进掌心，东一个西一个地歪倒着，完了，他的手怎么成了这样子！

刚要晕厥刘旺又把他的人中一掐：“睁开眼，你再看！”

他睁眼，腕子被旺哥掐着断了血脉，觉不出疼，突然之间麻木了。

刘旺抬手先捏住他的小指，猛地向外一抻，咔叭，小指复原了；接着再抻无名指，咔叭，无名指也复了位；咯吧咯吧咯吧，五个缩短扭斜的指头片刻之间都被刘旺拽出来。

“看看是什么，”刘旺回身一伸手，从桶内石头下抽出一只大铁砧，“它。”

纳兰性德一双眼睛瞪圆了，怪不得五个指头都被戳进了掌心，原来里面藏着这家伙！

“再戳，你的铁砂掌练成了。”

手指真的没了一点儿痛觉，可是，倏忽他的腕子耷拉了，身子也瘫软得像是一团泥，哪还有一点儿力气哟！

正在这时，大总管安图从后花园翻墙出来了，他捧起纳兰性德肿胀紫黑的小手说：“好一个刘旺，你把大阿哥的手戳成这样，你是毁他在害他！”

“大总管，成败就在今天，您不能管，您不要管！”平时对安图唯唯诺诺的刘旺突然冲大管家梗起了脖子。

“我偏要管。”

“您不能管。”

“你要再折腾大阿哥我就报告明珠大人把你的手腕子砸折了！”

“我正要砸折腕子演示呢。”

——啪，随着话音，刘旺左手扣在铁砧上，右手抄起一块砖头抡圆冲左手一砸，天，指节和腕子的血肉模糊了，他把沾泥的血污在身上一蹭抬起左臂，亮给安图和纳兰性德：

“你们看。”

真吓人，鲜血浸润的骨碴白白的。

没容安图与纳兰性德说出一句话，他起身冲向土墙又是一戳——扑，五个指头嵌进去，抽手出来留下五个深坑，血淋淋。

“冬郎，趁热打铁就在今天了，你快戳石头，你快戳！”

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，可一切都被纳兰性德活生生地看在眼里，麻木瘫软着的他不知自己为什么一个鲤鱼打挺跃起来，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力又开右手五个指头，奔向土城猛地一戳——扑，成功了，一点儿也没觉出疼。

事后刘旺告诉他，精深的功夫与心气意念凝铸成的力量才有千钧重，千钧的力气怎能戳不破土城？

掌练成了，可多少天他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，额娘每晚心疼地给他用热水敷，好狠心的明珠跟刘旺，干吗把阿哥折磨成这样子？

3

阿玛疼他，额娘更疼他。

冬郎的名字就是额娘给他起的呢。

八年前，顺治十一年腊月十二日，刚巧是过了腊八之后的第四天，净业湖水封死了，宅邸内的珊瑚阁、绣佛斋、鸳鸯馆檐头的冰柱垂下来二尺多。女真人入关以来北京还从没这么冷，冷得不亚于奉天盛京，真是哈口气就能吹出冰碴儿呢。

多少丫环、嬷嬷围着额娘，从星悬达尔汉、席尔克明葛图、齐尔克尼、杵孔格、太杵、金台什、倪迓卦，到明珠整整八代，就指着福晋们为纳兰家族传下子嗣。额娘这位大福晋还真有福气，几经波折怀下身孕终于到了产期，明珠府内上上下下企盼着纳兰氏的小后人快快生下来。

子时三刻，朔风呼啸寒气逼人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，一个秀气白皙的阿哥临盆了。那就是他，叶赫图纳兰氏的后裔，纳

兰性德。

阿玛想管他叫“荣郎”，“木欣欣以向荣”，“先义后利者荣”，荣郎会使明家根深叶茂，荣郎会使明家世代昌盛，耀祖荣宗。

额娘却执意要叫他冬郎，冬令而生其母何艰，但愿冬郎是个孝子，牢记生身之母的养育之恩，生儿育女好难哦。

额娘后来告诉他，他应该早生一个月才对呢，多在额娘腹中呆了一个月，把额娘的肚皮撑得好疼好疼哦……

他喜欢额娘，额娘身上总泛着奶香。

直到三岁了还要吃奶，额娘那丰润的乳头吸吮在口中不仅香甜，他会欣欣地有一种安全感。

只不过，额娘与阿玛之间的龃龉越来越大了。阿玛越来越喜欢二福晋、三福晋，后来又有了一个四福晋。额娘的眉头越皱越紧。他常笑，也愿意看到额娘笑，可是额娘的笑容却很难浮出来。

不全是福晋吗？额娘做为大福晋，干吗讨厌别的福晋们？

二福晋、三福晋也很好，额娘干吗不让自己到那些福晋房里去？

额娘告诉他，那些福晋也想生阿哥，她们生出小阿哥你这个大阿哥就不再是香饽饽。

为什么？他愿意身边有阿哥有格格，弟弟妹妹多了那才好玩儿呢。再说额娘也能再生阿哥和格格，额娘干吗不再生几个？

四岁上他摇着额娘的胳膊要她生，额娘只是默默地流泪。不知道，他哪知道阿玛很少到额娘房里来，额娘很难再生阿哥和格格。

唠唠叨叨，骂骂咧咧，额娘常常将他搂在怀中向二福晋三福晋四福晋发脾气。他害怕，虽然连阿玛在她面前都很少争执，但额娘臂膊的震颤急促的喘息让他的心怦怦跳，耳畔嗡嗡地心

烦意乱不痛快。额娘把他搂得太紧了，他窒息；额娘的性子太暴了，他心乱。

从额娘的怀抱中挣脱出来，他又闻到了缕缕发香，甜甜的沁人心肺。

发香是松月姐姐的。

松月有一头乌黑秀美的长发。只要将两把头放下来，那长长的秀发垂过她的腰，像一篷黑绿色的屏风把她托起来衬起来。松月的眼睛深深的幽幽的怨怨的，从来都不朗声笑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遮住她的瞳仁藏起她的美丽，羞涩腼腆的松月姐姐真好看。

低眉顺眼，松月姐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悄无声息的。

从小，松月就为他洗手洗脚穿衣戴帽。混沌初开的时候，他第一次记住松月是她一手握住他的小脚丫，一手点着脚心说：

虫虫虫，飞——

虫虫虫，飞——

他朗朗地笑咯咯地笑开心地笑。好痒痒，松月带给他的不是额娘般的爱抚，而是一种放情的快乐与温馨。这种温馨幻化为一种味儿，跟松月的发香胶和在一起，离开她片刻他就想吸嗅，那芳香好醉人，暖暖的柔柔的甜甜的……

自从跟旺哥练武以来，松月天天给他烫脚揉腿。尽管轻轻的洗烫揉搓反而会加剧筋肉的疼痛，但那疼痛是一种享受。真奇怪，额娘温热的怀抱使他气促，松月轻轻的揉搓倒使他酣畅，享受那伴着疼痛的酣畅。尽管好玩，却常要咬紧牙关呢。

四岁那年他意外地冻了脚，额娘骂嬷嬷给他做的毡靴底子垫薄了。真是的，冻了脚好痒，钻心地痒得他——大白天就想把靴子脱下来，解着气地挠一阵。

每晚松月都用温水给他烫脚，然后用修长的手指一个一个揉捏他的脚趾头。他“噉”、“噉”地叫，抽回来又把脚伸过去，